

# 从图文关系嬗变看教科书插图的价值定位及实现路径

胡成霞

**摘要:**在人类认知发展历程中,图文关系历经口传时代、手写时代、印刷时代及读图时代四个时期的嬗变,表现出“同源异质(分离)—异质互文(统一)—互文增值(优化)”的总体关系走向。图文关系投射于教科书,并表征为教科书图文联合表意的关系实质。以图文联合表意为教科书插图价值的逻辑基点,教科书插图应以奉行符合专业规范性、秉持立德树人宗旨、遵循插图阅读的本质追求为价值定位。要从融、绘、审、用、评诸环节助推教科书插图的价值实现,协同构建教科书文本的意义。

**关键词:**图文关系;教科书插图;读图时代

**中图分类号:**G42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23)11-0035-08

伴随读图时代的到来,视觉文化裹挟网络传媒的纵深演进和人们日常审美生活化的发展趋势,视觉图片在文化表征和传播中的优势日益彰显。这虽然并不意味着文字的消弭,却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字一统天下的局面,改变了图文关系的格局,解放了教科书插图在表意上的独立性,促成了图文共存的表意形态的常态化。教科书作为传统纸媒文本,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图像视觉文化的强势冲击。对教科书发展而言,这不仅是一次适应媒体革命和文化发展大趋势的革新契机,也是一场涉及教科书编撰和使用效果的深刻危机。我们既要正视教科书图文多维文化叙事的既定事实,也要正面“一图顶千言”的图文关系发展新态势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透过图文孰高孰低争论的表象,以辩证的思维和发展的眼光看待这种图文变化。从图文关系嬗变的发展历程中,厘清教科书图文关系的实质,定位教科书插

图的应然价值追求,剖析教科书插图的现实境遇,探寻教科书插图价值实现的路径。

## 一、图文关系的嬗变及其关系表征

插图是绘画的艺术,文字是人类认识世界、构建意义的中介,图、文作为人类最主要的两种表意符号,共同汇聚于教科书这一静态文本中。研究教科书插图,跳出只以插图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窠臼,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纵向梳理图文关系的文化渊源和演变轨迹,从其历史嬗变和源远流长的脉络中抓住图文关系的走向,可为教科书中的图文关系定位提供史证。

### (一)以图言说、图文共生的口传时代

文字出现之前的文化鸿蒙期,人际沟通和文化授受以口传交流为主,靠简单的图像辅助文化记忆、铭刻事实、传递信息,以表达朴素情感。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刻录的对象增多,图像表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信息技术研究2022年度课题“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数字教材的特性及应用研究”(DSJ2022307)。

**作者简介:**胡成霞,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助理研究员(达州 635000)。

费时费力，因而逐渐走向图像的简化，即“摹象”阶段。从甲骨画符、金鼎铭文到碑记石刻，再到苏美尔的楔形文字，皆在形体上具有图画性，功能上兼具表意性。据许慎记载，“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sup>[1]</sup>。因其特殊的象形表意手法，从依靠绘图方式造字开始，汉字就具有天然的图形逻辑起点。在汉文化语境中，人类感知世界、记录见闻初始，图画就是文字的符号之源，图文具有先天的同生渊源。从人类认知世界的发展过程看，图像先于文字出现，是最简单、直接的认知方式，在信息获取和处理过程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在人的感观中，图像就是世界的本原性存在，加之图片具有形象直观性，因此，在文化表征和情感记忆中，图像比文字更容易被感知，也更容易被记住。这成为图片符号的显著表意优势。<sup>[2]</sup>

## （二）以文载道、图文分体的手写时代

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发展，象形汉字在承担意旨和交际功能时，由于难以满足快速书写记录的需求，人们就有意识地进行图像简化，汉字便约定俗成地获得了固定的读音与意义。这一过程促成了成熟的方块字的出现。由此，文字与语言分离成独立的表意符号。文字逐渐工具化并发展成专司人际沟通与文化记录的成熟符号，以字言意成为主要的文化交流途径。在此时期，文化的流传主要靠手抄，文字载体材料主要以竹简、木牍和缣帛为主，简册承载量有限，笨重不易传输，帛书成本高，又难以长期保存。受载体的材质制约，在竹简、木牍上展开作画篇幅不够，文中配图的可操作性很低，加上手工画图的摹写易失真，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作品主要以文字和画作各自独立的形态存在，改变了史前图文一体的混沌状态。汉字造型之初的象形性和图画底蕴使其自带丰富的表意性，可以不像拉丁文一样过多依赖图画的具象阐释。从字源特质看，汉字对图画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常常抑制图画文字的出场。因文字符号形式简洁、意旨明确，相应地，以字言说便代替了以图言说，文字成为主要的书写工具，文以载道大行其道。在这一时期，文字占据表意和交际的主导地位，但图像的符号记忆和表意功能没有消失，只是在表意地位上降为了文字的辅助性存在，图文分体成为常态。

## （三）各自独立、图文互释的印刷时代

随着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发明，宋元时期纸印文本逐步普及，为图文结合提供了技术便利，图文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以主流典籍文化和大众俗文化为代表的两条相异的图文发展主线。一条是主流精英文化，如典籍或经书依旧秉承以书写（文字）为中心的传统，文人学士“着力辞章，或追求义理，均将才情学识系于‘语言文字’，而相对忽略了图谱之用”<sup>[3]</sup>。同时，人们另辟蹊径，发展了图文并茂的文人画，其中最常见的形式是“题画”，它呈现为图文并置的诗画互释经典艺术模式。另一条是大众俗文化，如元明清小说、戏曲话本，这些俗文化读物中的多插图文本，图文关系主要以语图合体和语图互补为主要特征。随着文化的变迁，普通大众的文化需求日渐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从苏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画一体到元明清大众传阅的小说、话本等俗文化读本，都秉承世人喜爱的图文并茂的风格，无不彰显这一时代图文关系的特点。以此为发端，后世的印刷品普遍采用文配画的方式。同文字出现之前的语图混沌共存阶段相比，此时期的图文关系呈现各自独立却相互牵引、相互阐发的关系特质。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典型的图文关系特征。教科书的内容编排也延续传统印刷品的表意方式——图文互释。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看，图像和文字都是人类认知世界、标识事物的符号体系，图文可以相互转化，有效衔接，共同服务社会表意。

## （四）图像增值、图文竞秀的读图时代

进入E时代，多媒体融合了图像的直观形象性，搭乘了网络媒体的高清晰度、高传播速度和多元的视听体验，使“读图”成为快节奏生活方式下人们惯常的一种文化阅读方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感知经验和表意方式，开启了海德格尔所言的“世界图像化时代”<sup>[4]</sup>。图文关系打破了二者长期共存于静态纸质媒体的状态，呈现单一形态的文字与生动立体、声形并茂的动态图像（画）并存的状态，丰富了文化知识的传播手段，形成以纸为载体为主转向电子媒介和传统纸媒双媒竞秀的新格局。人们的阅读习惯也从以文字阅读为主，转向文字阅读和图像阅读并重的局面。网络媒体相对于教科书之类的传统印刷纸媒，优

势在于充分利用了以图像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使知识表征方式多样化。信息网络技术的普及催生了文化传播中以图像为基础的视觉传达,彰显了图像在文化传播中的优势地位,使其取得了跟文字同等重要的文化表征与意义传递的载体地位,这“与既有知识体系的权威源于文字基础的状况形成一定的挑战,与过去文字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形成强烈反差”<sup>[5]</sup>。当下,大众已经习惯了以图像优势传播为基础的声像传媒世界的文化感知模式,随着图像的增值和迅猛传播,某种程度上人们的生活方式日益图像化。同时,网络的普及促进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逐渐提升了人们的审美格调。这种图像化思维和审美水平的提升倒逼大众更加关注教科书插图,并对其进行更加严格的美学审视。这种多维立体的图文地位裂变,给纸质插图带来了全方位的考验与冲击。

## 二、教科书图文关系逻辑及插图的应然价值

审视不同时期图文的关系图式,有助于透视教科书中的图文关系表征,插图、文字、图文关系三位一体,协同完成教科书的审美建构与联合表意,构成了教科书插图价值存在的关系逻辑。

### (一) 教科书的图文关系逻辑

图文关系的梳理为教科书插图价值研究提供了历史依据,即教科书插图的价值是以图文关系为逻辑起点的。人类认知发展史中的图文关系经历了“同源异质(分离)—异质互文(统一)—互文增值(优化)”的演变过程,图文关系走向势必影响教科书中文字与插图的关系表征,图文关系在教育语境中的投射就体现了教科书文本的图文关系。教科书作为育人和文化授受的最重要的公共出版物,编写者为了保障其阅读性与形象性,一直采用文配图的编排方式,插图在教科书中的地位不可或缺。纵观文字与图像的发展脉络,图文关系源远流长,并最终影响教科书中插图与文字的关系走向。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受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和表意语境的限制,图文的关系范式表现不同,从最初的图文混沌同源到分体独立,直至在表意世界中各执一方。文字和图像代表两种不同的表意体系,二者紧密联系又相互独立,各有优势和局限性,彼此在表意地位上有雌雄之争,却不能相互取代,往往在文本中

形成多维的意义表达空间,以不同的表意方式共筑教科书的意义大厦。文字和插图是教科书最为重要的两种表意方式,各具不同的逻辑法则和表意特点,只有二者相互补充,才能实现教科书图文的互动与融合。插图在教科书文本中独立表意符号地位的获得是图文互释的前提,相异才能互补,图文互补使受众与书籍的关系更加密切,更能促成教科书信息的大众化传播。教科书中的文字属于抽象符号,它靠文字的发音与结构线条表意,是人为创造的文化交际工具。同时,它以线性结构和符号意义间接表征世界,以理性认知见长,透过文字可以给学生提供无限想象的空间。插图则能弥补文字表意的不足,通过形象化描述,最终实现对文字的视觉再现。图画在教科书文本中的意旨功能和表达效果的觉醒,使插图成为独立的教科书表意符号。插图以直观形象的符号优势和言说视角,能够生动地阐释文字的内涵,延伸文字的表达边界,实现教科书意旨的联合构建,产生图文单独表意时难以产生的新意义,扩充教科书的审美版图,拓展教科书文本表意的广度和深度,强化教科书的传播效果,实现教科书表达意义的最优化。正如鲁迅所言,“插图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sup>[6]</sup>。在图像全面介入表意的读图时代,表面看图像与文字二者是独立的,其实裹挟了新媒体的图像在某种意义上也强化了文字的叙事表意功能。这便是教科书文字和图画之间的关系张力:图像在形式和表象上解构了文字的中心表意地位;但本质上,图像却以获得教科书审美表意和叙事的合法性来呼应文字表意,构建了教科书独立表意符号的功能。在语图协同表意的教科书中,通过意义解构与建构的统一与分离变化,图文间的张力日益彰显。教科书插图在表意领域既完成了对自己的否定与提升,也实现了对文字表意的“否定之否定”。基于此,教科书表意才能不断发展,教科书插图的价值也在这种图文关系张力中得以生发。

### (二) 教科书插图的应然价值

教科书插图不能以艺术性为唯一追求,应关注教科书插图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即是否符合学科规范性,是否满足育人需求,是否与学生的审美特质相契合等三重诉求。读图时代使知识

来源多渠道化,教科书不再是唯一的文化信息来源,教科书插图表意要从其他网媒图片(像)中胜出,得到受众的青睐,有效发挥图文表意最优化的功效,完成教科书表达意旨联合构建的使命。首先,教科书插图在表征知识时应符合学科的科学性规范。教科书具有典型的工具书特征和功能,需要给学生呈现规范的学科语言及知识,教科书的插图不同于一般美术作品,在学科的专业规约下,应该起到清晰的平面视觉引导的功能,为使用者提供准确、客观、真实的图画作品。力求造型准确、色彩客观、构图清晰,通过图文协作,共创真实的学科语言运用情境,呈现严谨的专业内容,为学生提供生活化的学科实践场景。其次,应秉持立德树人的价值导向。启智增慧与培根铸魂同样重要,网络上林林总总的图片(像)易给读者造成多元价值冲击,教科书是学生在校学习的主要依据和工具范本,也是塑造和培养青少年价值观的主要媒介,因此,教科书插图具有先天的教诲优势,在学习者的价值观引导中起关键作用。作为教科书的重要表意符号体系,插图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插图的直观性、生动性和形象性,与中小学生的思维认知特征相契合。中小学生的理性认知和价值判断均未完全成熟,如果在学习过程中利用好教科书插图,通过插图中的一景一物及一人一事展开想象、体悟,将眼前静态的语言文字编码成全景或者动态画面,就能使间接的知识融汇、转化成学生主体的所见、所想、所感,使学生在角色遐想中获得内心情感的愉悦与满足,在潜移默化中得到锻炼和提升。最后,须遵循插图阅读的本质逻辑。不同于一般的面向全体大众的公开出版物,教科书作为教育领域重要的影响学习者身心成长的公共知识产品,其插图要具有艺术美,须符合大众主流审美取向。教科书插图以学生为特殊读者群,注重学习交互功能和人与文本的对话关系<sup>[7]</sup>,强调学生学习教科书时的愉悦性和可读性。这就要求教科书文本具有足够的阅读吸引力,而以美感增加插图本身的魅力是其重要手段。插图情感力量的发挥要以审美特质为前提,艺术的审美性是贯穿始终的价值追求,教科书插图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作品,不仅需要将所承载的知识内容以最恰当、最突出、最准确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需要

以美的方式彰显出来。<sup>[8]</sup>只有充分遵循艺术本真的审美特质,教科书插图才能实现“阅美”,以美为逻辑起点,在教育情境中,通过教科书插图的浸润来陶冶学生情操,净化学生心灵。

### 三、读图时代教科书插图的实然困境

读图时代,图像表意的视觉优势凸显,知识的图像化表征引导着受众思维方式和审美体验的转变。这对传统纸媒教科书插图形成了冲击。网络媒体成为文化信息载体,打破了传统纸媒教科书单一图文视觉展示的局限性,将文字、图画、影像、声音和动画等立体呈现,改变了人类的符号表意和认知习惯,撼动了文字表意一统天下的地位,促使纸媒教科书的表意模式被动接受视觉化转向的考验。

#### (一) 静态纸媒单一载体的制约

文字的抽象性易造成理解的丰富性和多维指向,需要教科书插图补其缺陷,对其进行具象化阐释。教科书插图符号不能像连环画(画本)一样,以连续的多幅图画排版,难以实现时间叙事上的纵向连贯。因此,教科书插图作为一种静态的、非连贯性的存在,不能自我言说,不是直接的叙事元素,只有与文字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教科书的意义增值。因纸质载体受平面静态承载类型的制约,主要以视觉呈现为主要表征渠道,插图的视觉表现力相对较弱,与立体多元的网媒图像相比,纸质教科书插图信息表征扁平化,插图的静态存在方式决定了无法施展其表意所长,难以满足大众立体化、多维化的阅读要求和审美诉求。同时,纸媒传播渠道和单一的信息传播方式侧重教科书编者向受众的单向信息传递,制约了教科书插图的传播范围与速度,致使教科书编者和使用者的互动性不强,缺乏有效的互动、反馈机制。

#### (二) 对教科书插图特性认识不足

读图时代,教科书插图的表意地位凸显,但由于长期传统纸媒阅读造成的认知定式的积习,人们对教科书插图的特质认识不足。人们习惯关注教科书插图的依附从属性,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教科书插图的独立表意价值,仍将插图看作教科书的点缀性装饰或者辅助表意方式,认为图片不是教科书表意的主体性部分,只是插在文字内容

中的存在，没有足够重视教科书插图在表意中的应有作用。此外，对插图的多重属性缺乏全面理解。插图既是知识的对象性存在，也是教科书信息传播的载体，既属于艺术作品，又属于教育内容，如果对插图的上述双重身份不能充分把握，就会造成教科书插图工作方向性不明，在教育性和艺术性两极中摇摆不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不利于插图实际工作的良性开展。在实际运作中，教科书插图存在的绘而不美、插之不当、图文不配等问题，皆源于对插图的特性认识不足。

### （三）插图配套管理机制不健全

教科书插图的功效发挥和价值实现，需要审、用、评多环节有机配合。当前，为适应我国教科书管理的新形势、新要求，国家及相关主管部门相继出台了多个教材管理条例或规定，教材管理机制逐步健全，但在插图的管理规范上还存在一定差距，仍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尚未建立专门的教科书插图管理办法，插图的编、审、用标准和程序有待明确，激励保障和监督机制有待健全。二是在审核环节，缺乏专门针对教科书插图的审定规范与具体标准。三是在实际使用中，插图成为教科书的缄默性存在，在教学指导和使用建议中缺乏针对插图部分的引导。四是在督评环节，亟须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实现多主体、全覆盖、全链条督评。因此，当前亟须健全教科书插图管理制度，明确职责、健全机制、强化措施、堵塞漏洞，加强激励和保障，推进教科书插图的规范管理。

## 四、教科书插图价值的实现路径

### （一）融：纸网媒体的优势联合

纸质媒体作为人类文化史上长期存在的重要载体，不会因为网络新媒体的出现而被取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纸质和网络媒体的共存将是常态，随着媒体格局的变化调整，传统插图面临诸多挑战，只有因势革新观念、拓宽思路，不断寻求发展新方向，通过与网络新媒体的优势互补，拓宽传播渠道、提升插图内容质量、创新互动方式等，才能为受众提供更高层次的插图阅读体验。

第一，融合线上线下传播渠道。鉴于我国国情和教育发展实际，短时间内不可能一蹴而就，实现数字教科书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只能循序渐进地探索教科书插图数智赋能的适切路径。因功能差别和传播特质不同，纸网媒体需要强强联合，纸质教科书插图应结合自身优势，积极寻求与新媒体的优势互补，提升纸质教科书插图的核心竞争力。建立教科书插图主题网站、公众号或App，在纸质插图处加设二维码和延伸链接，实现随时随地跟踪点击，扫描查阅相关插图的资源支持。充分利用网络和移动终端设备，创建教科书插图数据库，打造纸质教科书插图的数字化智慧平台，开发插图阅读的电子客户端，打破视觉局限，实现教科书插图的多感官体验，拓宽教科书插图的信息传播渠道。在条件和技术成熟时，实现数字教科书的大规模开发与使用。在新型传播技术的助催下，利用传统纸媒与网媒的传播优势补短取长，将纸媒教科书插图所具备的视觉优势与新型网媒的音频、视频、动态演示深度融合，拓宽教科书插图传播的广度，加深教科书插图表意的深度。

第二，坚守插图内容取胜。纸媒教科书插图借用网媒传播渠道，拓宽的只是载体形态，教科书插图要想占据优势还得依靠内容，打造精品的内容信息，将纸媒教科书插图内容质量优化与网媒的服务体验有机结合。教科书要凭借内容上乘、质量精良、富含审美意蕴的插图吸引受众目光，以内容的优化提升读图体验，将教科书插图精品内容及主题作为插图质量的灵魂，借助独特的内容、形式和见解，实现教科书的高质量表意，让插图的视觉优势和精品内容成为纸质插图的核心竞争力。以“质”取胜，坚持内容为王，同时将良好的艺术形态、内容质量、表征特色及附加互动服务等有机结合，利用网媒的环境便利实现插图的及时获取、资源支持和意义挖掘，实现与网媒图片之间的特色区分与优势互补，提升教科书插图的价值，保障教科书插图在图片化世界传播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充分发挥插图的资源优势，创新教科书插图的发展之路。

第三，强化互动反馈。教科书插图作为媒介信息产品，其功效的发挥，须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尤应突出“读者中心”的理念，克服与受众

互动性不足的弱点。教科书插图要依托网媒传播渠道，注重受众的读图感受和诉求，强化与受众的交流互动，使读者从单一的插图信息接收者和学习者向交互阅读对象和内容创造者的身份转化。要畅通反馈机制，适当调整插图信息结构，结合各种交互式教学工具和互动式学习软件，让学生参与其中，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要依托各类网媒互动板块的优势，增强插图的用户黏性，改变传统纸质教科书插图在使用过程中互动性不强、传播方式过于单调、读者参与度不高的状况。总之，要实现纸质媒介插图更高层次的创新，提高教科书插图的核心竞争力。纸质教科书插图在读图时代的发展，必须注重声音、图片、视频等多元信息表征方式的整合，依托丰富立体的移动或网媒传播方式及优质内容，加强与读者的信息交互，提升纸质教科书插图的纵深影响力。

## （二）绘：源头质量的保障夯实

插图是对教科书内容的图像化再创，在插图绘制过程中，须厘清其多重属性，深刻认识教材插图的特殊性，采取正确的编绘路径，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双向结合、编绘互通的工作原则。

首先，坚持教科书插图的首要属性——思想性。教科书插图在传承文化知识的同时，还隐性地对国家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进行传递。与专业的艺术品不同，它重在与文本有机配合，共同表征教科书意蕴。插图与文字共存于同一教科书文本中，共生于同一教育语境中，共同服务学科知识的表意，协作完成既富有张力又融汇共生的审美意象。和抽象的文字相比，教科书插图主要以符号的直观形象和情感渲染见长，主要提取事物的线条、色彩、体积等形象元素进行立体化摹物，以此作为建构教科书意义的媒介。因此，插图具有浓郁的感官具体性，更易唤起读者的情感体验及记忆。教科书插图绘制要以真善美作为基本标准，使读者通过教科书插图来感知美、鉴赏美、表达美，充分挖掘插图的功能，通过教科书插图加深对教科书文字内容的形象理解，充分发挥教科书插图的情感唤起和情境浸润功能，在语言文字的文化底蕴感知和教科书插图的共情理解中，促成学生的个体情感的发展，促进教科书育人价值的实现。

其次，彰显教科书插画的内在属性——艺术性。插图作为教学对象，在助益教学内容学习的同时，其本身也是学生学习的对象性存在。因此，插图须遵从艺术性的基本要求，确保其审美价值，重视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在讲求绘画技巧的基础上，注重艺术的审美趣味，从而制作技巧精良、画面效果优美、精神风尚健康向上的插图作品。插图取自图像符号系统，直接从自然界对象中提取线条、色彩和结构等实物元素作为构建世界的手段，具有感官具体性，可以让观者获得直观的情感体验。教科书插图教海性功能的实现要以其艺术美的彰显为前提，这就要求绘者具有高水准的专业底蕴和广阔视野，还需要健康、向上、雅正的表达方式。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插图对学生审美观的塑造及鉴赏力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sup>[9]</sup>，要通过插图的艺术性实现插图阅读，引导学生认知和鉴赏美，养成初步感受美、发现美和运用语言文字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涵养学生的高雅情趣，使学生具备健康的审美意识和正确的审美观念。

最后，遵循插图绘制的基础前提——编绘互通。教科书内容编排时，为增加教科书文本的可读性，往往会采用图文并茂的表达方式。叶圣陶认为，“课本是国家对学生进行教育的主要的工具，是学生受教育时期的主要的精神食粮，因此，课本的绘图工作尤其要认真，图画跟书面语言尤其要做到有机地结合”<sup>[10]</sup>。图文结合是教科书意义表征的主要方式，图文二者的适配度是教科书插图质量保证和价值实现的基础。要做到编绘互通，以图文关系为基点，具体表现为对插图与学科课程标准、插图与学生年龄层次等多维关系的把控。教科书插图创作要以选编好的业已成形的学科文本为“脚本”，在理解教科书文本的基础上开展插图绘制工作，须吃透教科书文本的要义，深入领会学科专业特性和育人的目标要求，通过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进行形象化展现。教科书插图既对文字内容进行形象演绎、信息增强，又融入了自身独特的艺术感悟，以图的形式为文字表述锦上添花；教科书文字为插图提供母题和语境，提供情节说明和故事脉络，图像理解离不开语言的元逻辑支配，通过语言能够为教科书插图提供栖身背景。正如陆机所言，“宣

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sup>[11]</sup>，在图像和文字的完美结合中，图文相互弥补各自表意的不足，完成对现实世界的形象捕捉，最终实现教科书表意的优化。

### （三）审：专项标准的规范建立

当前，国家高度重视教科书的质量监控，管理制度相对健全，但在实践中，还缺乏操作性强和具有针对性的审定标准，还未出台适合我国基础教育教科书出版发行的科学、规范的审定量表和标准体系，具体学科领域或不同学段的审定标准也未制定，教科书审定过程多依靠经验，且现有审定规定主要针对教科书文字内容，较少涉及插图，没有建立专门的教科书插图审定规范。因此，亟须在国家教材委员会指导和统筹下，出台教材插图出版规范，对教科书插图进行全过程管理。就插图的分类、组成、内容要求和编排标准等方面制定规范的教科书插图审核标准，以行业规范的形式明确插图在思想性、艺术性、科学性等方面所应达到的具体标准，确立教科书插图选用主体、原则及程序，规范“谁来选、选什么、怎么选”，为教科书插图的审定提供准确依据和行业规范，改变教材出版业长期以来在插图绘制、评审、应用、评价等方面的管理缺位情况，直面教科书插图管理的问题和挑战。同时，需要制定教科书插图的学段和学科分类标准，在建立不同领域或科目共同标准的基础上，凸显分科、分段标准的差异性，增强审定标准的系统性和针对性，补齐短板，实现教科书插图审定的科学化和精准化。要进一步强化督查，引导教材出版物规范使用插图，全面提升教科书质量。

### （四）用：插图价值的落地释放

教师是插图教学的主体，插图教学是教科书插图价值落地的关键环节，需要经由教师的引导，将纸上的静态插图转化为学生理解视域下的动态图像学习资源。因此，教师的插图素养和插图使用之道成为影响教科书插图价值实现的关键性因素。首先，教师要树立插图使用意识。教师应明晰图文关系实质，把握图文关系实质在教科书中的转化表征。教科书最常见的表意符号就是文字和插图，教师要选择学生最易理解的一种表达方式，而有效利用图文符号则是最佳途径。在读图时代，插画不是教科书的点缀和辅助性的存

在，图文关系的关键不是一决高下的图存文亡之争，而是如何有效运用二者的规律，实现教科书的意义表达最优化。其次，教师要具备创造性用图的能力。教师要以课程标准为依据，以教科书图文关系为基础，根据具体的教学情境，与学生一起对既定的教科书插图进行深入解读、适度调整、灵活运用、合理创新。教师既要擅长用插图教，也要学会教插图。最后，教师要善用数智技术为插图赋能。传统的教科书插画以纸质出版物为承载，只能从视觉上对学生进行情感熏染与认知引导，教师要有意识地借“读图时代”之势，结合网络丰富的多媒体资源及技术优势，借助声音、图像、动画等多种信息载体对教科书插图进行补充、扩展甚至再开发，弥补静态纸质插图的视觉表现之不足，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加深学生对教科书插图和内容的理解。

### （五）评：插图质量的持续改进

教科书的质量与成效最终要在教学流程中得以验证。这就要求我们重视教科书插图的评价反馈工作，采取多元的评价体系。一是要发挥教材使用者的主体评价作用。插图成效验证的落脚点在于教科书使用主体——师生，作为教科书插图使用的主体，师生既是教科书的阅读者，又是其接收者，还是其解释者，教科书插图在绘制或遴选环节中均应充分体现师生的主体性，考虑教科书插图使用者的身心需求，有效规避读图时代图片泛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师生是教科书的真正使用者，对教科书插图的教学适切性、专业适配度等情况最为了解，因而师生对教科书插图所作的评价具有较高的针对性、可靠性与真实性。师生在使用插图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是促使教科书插图质量提升的本源动力，要充分发挥师生在教科书评价中的主体作用。二是要重视全过程评价。教科书作为教学用书，不仅需要在插图编绘和审阅时进行前期把关，还需要在使用过程中加以追踪监测，并且要注重使用后的评价反馈与诊断提升。这是保证精品教科书插图质量的重要环节。要重视用中评，关注教科书教学使用过程中的适用性评价，考察教科书插图与教师、学生的契合程度，剖析教科书插图在教学使用过程中的现实难题，精准把控教科书插图的优化方向，

提升教科书插图品质及使用效度。同时，打通教科书插图评价的反馈壁垒，使收集到的反馈信息能够及时转化，形成合理的教科书插图改进意见，为插图编绘改进提供建议参考，促进“反馈—提升—再反馈”的良性评价循环。

#### 参考文献：

- [1] 许慎.说文解字 [M].李翰文,译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1223.
- [2] 龚举善.图像叙事的发生逻辑及语图互文诗学的运行逻辑 [J].文学评论,2017 (1): 87-95.
- [3] 陈平原.看图说书:小说秀像阅读札记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7-9.
- [4] 孟华.文字论 [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20.
- [5] 刘和海.符号学视角下的“图像语言研究” [D].南

京:南京师范大学,2017:4.

- [6] 鲁迅.南腔北调集 [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27.
- [7] 张军凤.中小学教科书学科语言的文学性话语架构 [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21 (6): 53-58.
- [8] 靳玉乐,王潇晨.教科书插图的审美特征及其育人功能 [J].当代教师教育,2023 (1): 1-7.
- [9] 何致文.小学语文教材图文关系科学性研究 [J].课程·教材·教法,2017 (9): 67-71.
- [10] 叶圣陶.重视书籍的绘图工作 [J].中小学教材教学,2022 (9): 78-80.
- [11]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3.

(责任编辑:穆建亚)

##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Textbook Illust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icture and Text

Hu Chengxia

**Abstract:** In human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icture and text has undergone four periods: oral age, handwritten age, printing age and picture-reading age, showing the overall trend of homology and heterogeneity (separation), heterogeneity and intertextuality (unification), and intertextuality and added value (improve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icture and text is projected on textbook and is characterized as the expression of picture and text in textbook. Taking the expression of picture and text as the logical basis of textbook illustration value, the illustration takes conforming to professional norms, upholding the principle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the pursuit of illustration reading as value orientation. We should realize the value of textbook illustration and construct the significance of textbook text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gration, drawing, examination, application and evaluation.

**Key words:** relationship between picture and text; textbook illustration; the era of picture-reading